

双 胞胎 在 私 语

〔日〕横沟正史 著
黄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双 胞 胎 在 私 语

—— 一对双胞胎的
成长故事 ——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双 在胞胎 私语

〔日〕横沟正史
黄真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胞胎在私语/[日]横沟正史著;黄真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5.1

(横沟正史作品)

ISBN 978-7-5442-7487-6

I. ①双… II. ①横…②黄…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655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2-109

SOUSEIJI WA SASAYAKU

by SEISHI YOKOMIZO

© Seishi YOKOMIZO 1999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9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双胞胎在私语

[日]横沟正史 著

黄真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连子心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 琳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73千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487-6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开豆汤店的姑娘 /1

三年性命 /15

空房子里的离奇尸体 /75

离奇凶犯 /97

螃蟹 /117

心 /147

双胞胎在私语 /161

开豆汤店的姑娘

吃过晚饭，扫了一眼当天的晚报，敬太郎又信步走出了门。

这一日，秋意忽浓，让人总觉得应该在外套里面再穿些什么。敬太郎此时脑中一片混沌，他走上了公园的一处坡地。公园下面的空地上，一群商业学校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一门心思地练着棒球，尽管此时天已经很暗了，他们却毫不在意。空地上时不时传来乒的一声令人心情舒畅的脆响，就只见球从杨树梢上飞掠过去。敬太郎停下来看了一阵，接着又漫无目的地走下了公园背侧的坡道。脚下的杂草密密丛丛，几乎遮住了小路。敬太郎脚踏草丛前行，露水沾湿了木屐，这让他很不舒服。他一路走到公园尽头，在那里驻足片刻，又转身向左迈开了步子。这条宽一尺左右的小路，右边紧连着一道大概一层楼高的断壁，断壁下面连接着几处人家脏兮兮的后院。敬太郎一边走一边望着那些杂草丛生的屋顶。

这时，一个女人尖锐的声音传了过来：“畜生！把你宰了都不够解气！”

敬太郎吃了一惊，不由得停下了脚步。他把目光转向断壁下面，

发现两个女人正站在那里。

一个十八九岁的貌美女子站在水井边上，神情傲然地盯着对面的女人。敬太郎心想，刚才的话八成是这个女人说的。另外一个女人背向敬太郎，无法看见长相，但从她沮丧的背影猜得出她大概正在哭。

敬太郎感觉此处是个是非之地，便脚步匆匆地走了过去。

直到走出这条小路，敬太郎都没敢回头看一眼。穿过小路，走到人群里，他的心还是无法安定下来。刚才那个女人充满怨恨的声音仍让他耳根感到火辣辣的刺痛。

“畜生！把你宰了都不够解气！”

现在想想，这句话实在令人感到恐惧，敬太郎不由得一阵战栗。这话应该就是那个貌美的女人说的吧——敬太郎回想起了她那充满怨恨的眼神。没能看清那个让貌美女子怨恨至此的女人，实在有些遗憾。不清楚她的具体年龄，大概有二十二三岁。

敬太郎一边走，一边茫然回想着刚才的事情，不经意间碰见了初中同学近藤。

“哟！”近藤声音洪亮地打了声招呼。近藤戴着一顶醒目的大草帽，但依然挡不住他头带上那颗高等商科学校徽章的光彩。“你最近都在干什么呢？”他说完停下了脚步，又问道，“好久不见了，陪我走走吧？”

于是敬太郎又和他朋友肩并肩，折回到刚才走过一遍的路上。

“你还是在复习吗？”近藤问道。

“是啊，复习倒是在复习，不过我早就没什么心思了。这样下去，明年怕是又考不上。”

敬太郎今年和近藤一起报考了高等商科学校，但他的分数明显不够。

他们一边走，一边说了一会儿学校的事情。敬太郎此时已经把刚才的事情完全忘掉了。

忽然间，近藤的脚步停了下来，接着下巴一点，冲敬太郎示意了一下，转身走进了旁边的一家豆汤店。见到豆汤店的门帘上印着“都庵”二字，敬太郎好像想起了什么，朝四下一望，不禁吓了一跳。他发现，刚才那两个女人站着讲话的后院正好就在这家小店后面。

他穿过门帘走进店里。近藤已经占据了这间平房中间的一张桌子，正对着一个女人说话。现在只是夜幕初降，店内只有他们和另外三两个客人。敬太郎坐到了近藤边上，当他看见女人的长相时，吓了一跳。

“畜生！把你宰了都不够解气！”

刚才叫喊出这句话的，正是这个女人。她此时正甜美地笑着。

“两碗砂锅面。”近藤下了单。

过了一会儿，女人把他们要的东西端了过来，然后就坐在他们面前聊起了天。敬太郎心想，这女人应该并不知道他撞见了刚才那场面吧。可他又觉得，或许她已经知道了，却在假装平静。但是从她身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掩饰的样子。女人名叫加代。

加代长着一张圆脸，大眼睛，眉毛修长，嘴唇涂成牡丹一样的颜色。敬太郎心想：刚才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就是从这样一张嘴里说出来的。加代的头发梳向左侧，后方一层层地卷起，最后用一把大梳子固定住。一条白色的围裙恰到好处地穿在她身上，敬太郎见了马上联想到了当下一些歌剧杂志的卷首插图。

“美代不在吗？”近藤一边用筷子戳着金团，一边问道。

刚才说话还和颜悦色的女人闻言立刻站了起来，冷笑两声，径直朝其他客人走去。敬太郎被这傲慢的态度吓了一跳，准确地说是被加

代急剧的变化吓愣住了。

近藤却在一旁一个劲地笑：“又摸到老虎屁股了。”

片刻之后，从小店的里屋走出了一个女人。敬太郎一瞧见她，马上就想到这应该就是当时背对着他的那个女人。这女人见了近藤，径直走过来，坐在了刚才加代坐着的位子上。在他们对面，加代正高声大笑。敬太郎此时已经确信，这两个女人之间相互怀着深深的敌意。

女人坐下去之后，这才注意到敬太郎，神色立刻变得颇为尴尬，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她明显记得敬太郎。

“畜生！把你宰了都不够解气！”

这声咒骂正是对着她说出来的。她名叫美代。

美代长得跟加代十分相像，只是脸稍微比加代的修长一些。但敬太郎对这二人的印象截然不同。首先，美代并没有像加代那样把嘴唇涂得红艳艳的，而且美代头上的日本发式也显得很温顺柔美。总的来说，她是个文静而又略显落寞的女人。或许因为身材太过瘦削，一条白围裙在她身上也显得不够合身。她看上去带着一股优雅气质，让人不禁觉得她从别处漂泊到此，沦落到干这种营生的地步。

近藤面对美代说话时，用的是一种与刚才迥然不同的语气。这女人虽然说话坦诚，也不时开些玩笑，但总体而言，她说话并不多，似乎城府颇深。她这矜持的样子，应该未必只是因为敬太郎坐在一旁。

过了好一阵子，两个人才从店里走出来。此时外面已经完全黑了。

“原来店里有这样两位美女啊。”走过一段路之后，敬太郎开口说道。

近藤一听，表情一阵惊诧：“你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

“不过，你不知道也不算奇怪，谁让你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桌前啃书呢。”近藤笑道，“但你还是了解一下公园后面这对姐妹花的好。”

接着，近藤就把二人的事情说了个大概：这二人是一对姐妹，长得都颇有姿色，因而引来了众多追慕者。两人为此明争暗斗，相互之间越发敌视。近来，这两人的关系尤其险恶。

末了，敬太郎和近藤道了别。敬太郎此时又想起了霓虹灯下美代的样子，身子哆嗦了一下。他怎么都觉得那不像是张有生气的脸。

二

敬太郎从报纸上得知美代被杀，是在那之后的第三天早上。看到报道时，他着实吓了一跳。

报纸上长篇大论地写道，美代被杀的时间是昨天傍晚六点到七点之间。当时，因为她很长时间都没有在店里出现，妹妹加代便走到小店后面看看出了什么事，这才发现她倒在井边。直接死因是血管破裂，额头上留有打斗的伤痕，有充分的他杀嫌疑。凶手和凶器现在尚未找到。整个犯罪过程时间非常短，而且又是发生在傍晚时分，所以凶手一定是个身手敏捷的人。报道的最后两行还说，极有犯罪可能的嫌疑人——高等商业学校学生近藤健一郎已经被拘捕。看到这里，敬太郎吓得几乎跳了起来。

说起近藤，敬太郎这两天都没有见着他。他真的会干出这种事来吗？近藤确实经常出入那家小店，未必与此事毫无干系，可敬太郎怎么也无法想象他会干出这种事来。再者，如果被杀的是加代倒还说得

过去，可把近藤当成杀害美代的嫌疑人抓起来十分荒唐，因为近藤一直偏爱美代。

“畜生！把你宰了都不够解气！”

敬太郎又想起了那句几乎被忘掉的话。难道不是加代杀的人吗？“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他忍不住这样说道。

当天下午，敬太郎漫无目的地出了门。他的脚步不由自主地移向了那家小店。小店大门紧闭，里面空无一人。他本想绕到小店后面去瞧瞧，但心里总觉得不妥，只好作罢了。他走过小店，走到了很久都没去过的近藤家。近藤此时当然不在家里。近藤的母亲满面担忧，见了敬太郎，马上引他进屋。她并不明白近藤为什么会被当成嫌疑人抓起来。

敬太郎说了一会儿话，安慰了近藤母亲一番，就告辞了。

第二天，他又去了一趟近藤家，出人意料的是，近藤已经回来了。

“哟嗬。”近藤用他惯常的语气打了声招呼，“快进来，现在家里没别人。”

敬太郎进了屋，马上就问起了案子的事情。

“我可真是倒了大霉。”近藤故意夸大其词道，但看上去并没受多大委屈。敬太郎见状安心下来。

“他们究竟是凭什么证据抓了你？”

“手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美代的手里握着我的手表。”近藤说道，“美代死的那天，我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到那里坐了一会儿，和美代一直聊到五点钟左右。可能当时我把手表落在店里的什么地方了，但那时候一点儿也没察觉到。回到家，我才注意到手表不见了，我以为是把它忘在了学校，所以并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让警察起疑心的就

是手表。他们说，那样高档的——说起来真好笑，不过那只手表现在也能卖个上百元，那样一只手表弄丢了，哪个人会默不作声？他们问我：‘这只表是你给她的吧？你跟她是什么关系？’我怎么知道会是这样，以为只是把表落在了学校而已。不过想想还真是无法理解，为什么美代手中会拿着我的表？”近藤说完双手抱臂。

“还好没事，我还担心，你会不会再次被当成杀人嫌犯抓起来呢。”敬太郎感到十分庆幸，好在近藤的怀疑缺少证据。

“谢啦！总之，我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美代被杀的时候，我在别的地方，所以才平安无事地出来了。”

敬太郎一直在盘算要不要把他前几天看到的事情说出来，最终，他下定决心告诉了近藤。近藤听了，先是琢磨了一阵，然后说道：“这事你还是尽量不要告诉别人。”

敬太郎吓了一跳。

“按照我的看法，你听到的那句话应该不是加代说的，而是美代。”

“为什么？”敬太郎心里又是一惊。

“你并没有真正看到加代说了这话，只是按照当时的情景推测出来的，对吧？可是你推断错了。一个女人如果说出了这么骇人听闻的话，恰好又被人看见了，她是不会傲慢地摆起架子来的，反倒会像你那时候看见的美代那样，一声不响。而且，我听说美代那几天歇斯底里地发作，经常拿那样的话来吓唬加代。”

敬太郎被近藤的这番分析说服了，感觉他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畜生！把你宰了都不够解气！”

敬太郎心想，把温顺的美代逼到说出这番话，背后一定有着种种悲剧。

三

美代被杀已经一个星期了，这期间并没有出现什么新的线索，敬太郎去了一趟近藤家。近藤告诉他，加代已经像平常一样出现在小店里了。敬太郎开始复习功课，可是美代被杀后第八天的报纸上一则重大报道，又把他的心思拉走了。

那是关于加代之死的报道。加代惨死于自己家中。凶手并没有离开现场，而是束手就擒。这人是她的情夫，名叫纹太，是个无业游民。

看过报道，敬太郎又想起了美代。他觉得这次浮出水面的纹太一定和美代的案子有什么关系。果然，当天的晚报刊出了他和美代之间的关系。报道通篇都是纹太的自白，内容如下：

美代有一个秘密：她有个私生子。

大约两年前，美代在一家咖啡馆工作。当时她有一个恋人，是某专科学校的学生。两人的关系只持续了半年。男生毕业后，两人就一刀两断了。男生回了老家，对这里半点留恋都没有。美代后来再未得到过半点关于他的消息。那个时候，美代一直意志消沉。不过，他们在很久以前就约定过要分手了，所以这段感情已无法挽回，而她也根本没有怨恨过男生的薄情。

可是，分手三个月还不到，美代就发现他们之间的事情并不是简简单单就能了断的。她开始感觉到身体有了异常的变化。她感到吃惊、恐惧和苦恼，没有半点准备和决心来当一个母亲，而且她的境遇也不允许她把孩子生下来。

但是美代并不想把事情告诉那个男生，她是这么想的：她只不过是那个人的一个玩具而已。那个男生八成就是对她抱着这样的态度，而她对此早已心知肚明，因此根本就没指望得到什么。这样一来，男生也对此不负有什么责任。她还觉得，那个男生秉性温和，加之他们很早就约定要在他毕业时分手，他作为一个学生，已把自己能做的事都做了。所以，她对他没有什么怨恨。更何况，事到如今，即使对他说自己怀上了他的孩子，他也一定会起疑心。即便他不怀疑，他的父母也不会承认这个孩子……

可是，说到底，如果她不依靠男人，自己一个人抚养孩子又捉襟见肘。正当此时，一个抓住她弱点的男人出现了，那就是纹太。纹太的善良背后藏着野心。但是美代那时正自身难保，根本没有资格去嫌弃纹太。她明知这是个陷阱，却还是握住纹太伸过来的那只手。纹太巧妙地处理了那个孩子，而美代则根本不想过问此事，她害怕听到关于那个孩子的事。

纹太是个游手好闲的痞子，但也绝不是个坏人，在得到了那个与他身份不相称的女人后，便下定决心要对她百依百顺。于是他听从了美代的劝告，发誓马上金盆洗手。如果事情真这么继续下去，或许他会出人意料地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他们之间还有个加代。加代觉得姐姐的幸福就是她的不幸，所以，一日不将这份幸福破坏掉，她心里就一日不得安宁。

加代长得妖艳多姿，而且深谙勾引男人的种种手段。她很快就取得了成功，将各种各样的诱惑埋进了纹太心里。她又以私生子的事相要挟，从美代身上诈取了不少钱。美代则因为自己的遭遇和孩子的身世而痛苦憔悴。这正是让她变得歇斯底里的原因。

错综复杂的情形之下，美代忽然死了，还是被杀的。这么一来，加代对纹太的态度忽然冷淡下来。她对纹太的爱恋，只是起因于自己对姐姐争强好胜的心理。竞争对手一旦没了，她的态度也自然会冷淡。纹太又因为美代的去世，才开始认识到美代对他有多重要，心中充满了悔恨。就在这时，加代对他的态度偏偏又冷淡了下来，他终于被激怒了……

但是，纹太对美代的死因也全然不知。他最后说了这么一番话：“关于美代的死因，我不能提供什么线索，但对她手上握着别人手表的事，我有些看法。美代那天晚上八点之前必须把二十元钱交给我，因为我威胁过她，如果交不出来，孩子就会被卖掉。可是，她上哪儿去弄这些钱呢？我想，她恐怕因此把手伸向了别人的东西……”

四

纹太的自白到头来并没有为寻找杀死美代的凶手带来一丝光明。这篇报道刊出后第二天，敬太郎又来到了近藤家里。他本以为近藤会否定纹太的说法，结果却出乎意料，近藤基本上认同。近藤说，听说美代手上拿着他的手表的那一瞬间，他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出于对美代声誉的考虑，他才一直保持沉默。

“美代一定是打算暂时把手表藏起来，所以才走到了后院。”近藤说道。但是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清楚。

自此，敬太郎开始每天关注报纸上的新闻。但是，美代的案子从那之后就没有消息了。过了一个月，敬太郎也把这件事忘了个一干二净。